



陳文玲

民國55年2月1日

臺灣省臺中市

學歷／研究所肄業

經歷／電視節目企編、教師

現職／自由文字工作者

作品／小說「異域悲歌」、短文「鐵骨風扇」於  
自由時報、中時晚報，文多不備載

在追尋與反省的虛線上

## 關於《來來來，來看秋天的童話》這齣戲

陳文玲

對偷看戲的流浪漢與老婆婆而言，「青鳥」一劇是個虛構的世界，而他們的世界則是現實的，直至演員阿毛溢出虛構世界，虛構與現實才發生混淆，原初的二個事件，二個戲劇舞臺，已然熔冶成另一個超越現實、真誠溫暖的荒誕故事。藉由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對待荒謬無稽生命本質的方式，西方的貝克特以果陀作為安置或救贖的象徵（註一），其精神在於「等待」；而東方，或者說中國則是一種「追尋」（註二）。今古錯置的時空背景，一組演員同飾兩角的安排，形式上無疑是重製「追尋」的基調。然而，在內涵上則是一種反省與質疑的精神。青鳥、蓮花囊、赤城和蟬蛻這些安置生命方式的象徵，已經被秋天的童話所瓦解。阿毛和流浪漢的消失，老婆婆回歸真實卻醜陋的現實世界，不論是作者本身，或是任何形式的解讀者，其牽引而出的思維彷彿一條動態虛線，使我們重新審視生命必然枯寂所產生的哀憐。

註一：Samuel Beckett 所著的《Waiting for Godot》。

註二：在中國的經籍裏，此類作品不勝枚舉，如《桃花源》、《西遊記》、《夸父》等等。

# 來來來，來看秋天的童話

人物：

流浪漢

五十餘歲。

演員另飾「青鳥」一劇的青年袁相。

老婆婆

六十餘歲，患老年癡呆症。

演員另飾「青鳥」一劇根碩之寡母。

阿毛

二十餘歲，劇團演員。

演員另飾「青鳥」一劇的書生根碩。

大媳婦

老婆婆的大媳婦，三十餘歲。

演員另飾「青鳥」一劇中，袁相之妻，即十五、六歲的瑩珠。

二媳婦

老婆婆的二媳婦，亦三十餘歲。

演員另飾「青鳥」一劇中，根碩之妻，即十五、六歲的雪月。

王大嬸 「青鳥」一劇中，根碩家之鄰婦。

導演 「青鳥」一劇的導演。

劇務 「青鳥」一劇的劇務。

「青鳥」一劇，工作人員若干名

清潔工甲

清潔工乙

### 場景：

上舞台是一株紅黃葉片叢生變化至枯葉凋盡的大樹，底下有張木製長椅。左舞台有片小小的長滿青苔的斑駁牆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公園裏的古老劇院。從這個牆面，不時轉換到劇院內舞台諸景。

### 楔子

### 公園

一幕 一場

赤城口（一場）

二場

赤城內（二場）

三場

根碩家（三場）

二幕 一場

公園（四場）

二場	公園(五場)
三幕 一場	田野(六場)
四幕 一場	公園(七場)
二場	公園(八場)
尾聲	公園

劇情大綱：

流浪漢與患老年癡呆而迷路的老婆婆，在深秋的公園裏相遇了。他們從鬆動的磚頭所造成的洞口，偷窺唐傳奇「袁相、根碩」（見附註一）改編的舞台劇「青鳥」的彩排，並因此結識了飾根碩的演員阿毛。

誰料，阿毛不僅在舞台上搬演著找青鳥、回赤城的情節，下了戲仍至公園追查青鳥的蹤跡，不獲之際，甚而懷疑青鳥在老婆婆的破皮箱裏，並與老婆婆發生搶奪戰。結果，箱子破裂了，裏頭空無一物，失望的阿毛，回劇院排戲，而流浪漢和老婆婆，卻從這只破皮箱，意外發現了老婆婆兒子的名片。

老婆婆被媳婦接回，繼續在兒子們的家輪住。秋天過去了，「青」劇的導演、劇務，卻遍尋不著阿毛的下落。不久，兩名清潔工竟然發現流浪漢，也從公園裏消失無蹤。

附註一：

唐傳奇「袁相、根碩」原文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流水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見二人至，欣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婿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已知追還，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復一重，至五盡，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如蟬蛻也。（歷代短篇小說選，長安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版，第六十頁）

楔子

• 舞台上方掛著白色紗幕；上舞台是一株大樹，斗大叢生的葉片，已經被秋霜染得紅紅黃黃的。樹底下有張木製長椅；左舞台則有片小小的長滿青苔的斑駁牆面。

- 黑暗中傳來口哨吹的歌曲聲。
- 幻燈投射紗幕，是個深秋雲霞絢爛的黃昏。
- 幻燈滅，燈光微明。
- 有一個蜷曲著的黑色身影靜靜泊在長椅上。
- 燈光漸暗至全黑，聚光燈跟著流浪漢進場。

（他穿破舊大衣，雜亂污穢的頭髮，罩了頂毛線勾的圓帽，下巴還蓄著幾絡鬍子。因為腳著黑色的軍用皮鞋，使他在聚光燈裏，一邊吹著口哨，一邊跳著踢踏舞蹺蹺進場）

流浪漢：（口哨聲止，在舞台中央定位）嘿！你們可別嘲笑我這模樣。以前，我也是光鮮體面的。話說四十歲那年，有個午夜，我突然醒來，這一醒來可不得了。浙瀝嘩啦我哭了一整天。（擤鼻涕）爲了養個家，早晚庸庸碌碌；（脫下帽子，謙卑的打躬作揖）當個小職員，不時猥猥瑣瑣。哇！真是一點自由也沒有。後來，您知怎麼著，我就離家出走啦！

（摸摸自己的肚皮）現在，我只要填飽這個老兄就行了；如果晒了，（指向長椅）就在那兒睡上一覺。

（往長椅走去，一屁股就坐了下來）

• 在流浪漢至長椅的走位中，聚光燈消失，燈光漸明。

• 黑色的身影原來是個沉睡中的老婆婆。

• 當流浪漢的屁股觸及老婆婆的身體時，兩人都被對方嚇了一大跳而躍起。

流浪漢

：（互指著鼻頭）是誰？

老婆婆

流浪漢

：（鬆了口氣，眼對眼瞧著）喝！是您呀！

老婆婆

流浪漢：（定睛）我說老婆子，您——，還沒走呀？

老婆婆：（疑惑）我這麼說過嗎？

流浪漢：您的確這麼說過！昨天，大概是這個時候，您手提皮箱兒，說您迷路了，無處安身。結

果，我只好讓出床給您睡了……。

老婆婆：（不解）我睡您的床？

流浪漢：（指著長椅）就是那椅子！然後，您說今早兒您就走了……。

老婆婆：我說——今早兒——，我就走了？



（頭指流浪漢）肯定是我說的？

流浪漢：（斬釘截鐵）肯定！

老婆婆：噢！既然是我說的，那麼我走了。

（蹲下來跪在地上，怎麼費力，也拖不出椅子底下的皮製手提箱，流浪漢只好上前幫忙）

流浪漢：（輕鬆的從椅子底下拿出手提箱）輕得很，瞧您費那麼大的勁兒！（遞給老婆婆）

老婆婆：（吃力地提起來）不輕呢！

（放下箱子，坐在椅子上，喘氣休息了好一會）

流浪漢：（迷惑）您——，不是要走了？

老婆婆：（渾然無知）我說——，我要走了？

流浪漢：（氣急敗壞）您說——您要走了，所以——您從椅子底下拿出這個，準備走了！

老婆婆：噢！難怪——，我自己正納悶，拿這個箱子幹嘛！原來，我要走了。

（吃力提起箱子，兜了幾次圈子，又回到原點）

稀奇，稀奇，我怎麼又回來了？

流浪漢：您走，走直線，就回不來了。

老婆婆：噢！我走，走直線，就回不來了！

(朝左舞台筆直走去，幾乎要出場。但，又筆直倒了回來)

流浪漢：噢！怎麼又回來了？

老婆婆：(可憐地)我是走了……。可是，我不知道走去那兒……。

流浪漢：(指左舞台出口)去那兒！

老婆婆：(指左舞台出口)那兒是那兒？

流浪漢：那兒——，就是那兒，只要——，不是這兒！

老婆婆：可是——，這兒又是那兒？

流浪漢：(思索)這兒——，就是這兒。是個有座熱熱鬧鬧的老劇院兒的安安靜靜的小公園。這

兒——，是我安身的地方……。

老婆婆：這麼說——，這兒——，是您的家囉！

流浪漢：也不算我的家！反正——，就是我安身的地方嘛。不過，如果真要談到一個家，我——，應該沒有家。可是——，每個地方，也都是我的家……。可以這麼說，是不？

(恍然，打自己額頭)啊！我在胡說些什麼……。什麼家不家的，這些都不重要嘛！重要的……您到底走不走哇？

老婆婆：(手足無措，幾要哭泣)可是——，我不知道要去那兒？

流浪漢：(同情)沒關係，不要緊張，我來替您想想辦法。

(仔細的從頭到腳打量著老婆婆)

您這模樣不差，看來——，應該有個安身之處的。

老婆婆：(肯定)我——，應該有個安身之處的。

流浪漢：可是，您卻提個箱子。您要不是出門準備去旅行。不然，就是旅行回來，打算進家門來著。只是——，您迷路了。您——，迷失回家的路啦！

老婆婆：我——，迷失回家的路了！我該怎麼辦？

流浪漢：這還不簡單，迷了路，就找路嘛！

老婆婆：可是，我記不起回家的路了！

流浪漢：沒關係，您不記得了！

(抱頭苦思)總有辦法的……。

(兜了幾個圈子)有什麼辦法呢？

(靈光一閃)對了！電話——號碼，記不記得？

老婆婆：電話——號碼，好像是九三八……，九三八……，九三八……什麼來著？

流浪漢：只記得九三八！全台北市有多少九三八開頭的電話號碼啊！（懊惱）什麼九三八，唉！

九三八……，在木柵一帶吧！

老婆婆：(興奮)沒錯，在木柵，我兒子住那兒！

流浪漢：兒子？好耶！總算有個兒子了。

您再想想，兒子叫什麼名，住木柵什麼路來著？

老婆婆：（苦思）我有兩個兒子，叫大寶、二寶，他們住木柵——路。

流浪漢：（生氣）什麼大寶、二寶，天底下那個小孩子不叫大寶、二寶，統統都是寶，怎麼找哇！

老婆婆：（還是想不起來）您別生氣嘛！我真記不得了！不過，一到那兒，我就可以認出來了！  
流浪漢：您說的不是廢話嘛！問題是——，我怎麼帶您到——，您認得出來的那兒！

（來回踱步）怎麼辦呢？（重複）

（老婆婆跟著流浪漢，來來回回踱步著；流浪漢猛然回頭，與她撞個正著）

流浪漢：喂！跟著我幹嘛！

老婆婆：我不跟您我跟誰！

流浪漢：（不耐地）看看您，多像隻落水狗啊！都這關頭了，不要老在我屁股後面轉嘛！

老婆婆：那麼，您說——，現在我該去那兒？

流浪漢：（命令）去——，那兒坐著！

（老婆婆走到椅子處，端坐，手裏仍牢牢提著皮箱子；流浪漢走到老婆婆跟前）

流浪漢：這箱子是您的肉啊？！



(靜默)

(懷疑)裏頭到底有沒有東西，(舉起皮箱搖晃)怎麼一點聲音也沒有？

老婆子！我看這箱子裏頭根本沒有東西嘛！

老婆婆：是嗎？重的很呀！

流浪漢：(再搖搖)有東西，就有聲音。我看一點東西也沒有。

(拍手腳，放下皮箱，揉揉筋骨)真累！我看您暫時是回不了家了！

老婆婆：(感傷地)我回不了家了？

連一條路——，都——，記不得了！

流浪漢：沒關係，今晚，床——，噢！不，我是說椅子，還是讓給您睡。

(仰望)天色——，好像快暗了……。

(燈光微暗)

老婆婆：(瞧著天空)天色——，真的要暗了！

(劇院忽然傳來隱隱約約的朗誦聲)

朗誦聲：有家真苦惱，無家也難熬；不過是一生空空，兩袖清風；大限來到，就隨塵土做養料，

何必苦惱把歸處找。

(流浪漢與老婆婆被這朗誦聲所吸引，不約而同往劇院去瞧去)

流浪漢：聽聽——，（兩人走到牆前）那劇院正演著戲呢！

老婆婆：可惜，我們進不了。

流浪漢：來！來！來，我教您怎麼免費看戲！

您的背借我一下！（老婆婆蹲下來，讓流浪漢踩上去，手腳俐落的從斑駁牆面取下一塊鬆動的磚頭）

老婆婆：（起身，興奮）哇！您真厲害，有個洞口，就可以看戲了！您的背——，也借我一下吧！

（流浪漢蹲下，讓老婆婆在背上踩了上去）

流浪漢：（忍耐，又得意）怎麼樣——，看到了吧？

老婆婆：（興致勃勃）看到了，兩個獵人追一隻羊。那隻羊——，居然會說話呢！

流浪漢：羊說什麼？

老婆婆：就是剛剛那段話嘛？

（劇院又傳來方才的朗誦聲：有家真苦惱，無家也難熬；不過是一生空空，兩袖清風；大限來到，就隨塵土做養料，何必苦惱把歸處找）

（朗誦聲漸弱）

（燈漸暗至全黑）

## 第一場

• 左舞台有塊刻著「赤城」字樣的巨石。楔子用的長滿青苔的斑駁牆面，已經被挪到右舞台了。  
• 黑暗中，四處傳來悠揚的蟲鳴聲。

• 幻燈投射紗幕，出現瀰漫著晨霧的山林，高大筆直的樹木，流露出一股幽靜又神祕的氣氛。  
• 蟲鳴聲和紗幕上的山林消失，燈光漸亮。

• 一頭詭異的羊人，趴在巨石上靜止不動。

（袁相是獵人的裝束，根碩做文弱書生的打扮；兩人奔跑進場，似在追逐某物）

袁相：是那頭野山羊！

根碩：（喘息不已）算了吧！累死我了！

袁相：早知道，就不帶你這個弱書生來了。

（提醒）嘿！你看，牠停在那顆大石頭上，動也不動！

根碩：好像等著我們呢！

羊人：（口誦）「有家真苦惱，無家也難熬；不過是一生空空，兩袖清風；大限來到，就隨塵土做養料，何必苦惱把歸處找。」

袁相：真是一頭奇怪的山羊！（拿起腰中佩箭，拉弓，箭在弦上，待發）我射了你的腳，看你



怎麼跑！

根 碩：袁兄——，且慢——！

（根碩話未說完，利箭已出，但羊人躍走。兩人正錯愕時，巨石後忽現兩名身著青衣的清麗女子，其中一名手執袁相的利箭）

瑩 珠：袁公子這樣射殺動物，是不是殘忍了些？

袁 相：（吃驚）妳是誰，怎麼知道我姓袁！

雪 月：我們不只知道你叫袁相，也知道他叫根碩，對不對？

根 碩：（吃驚）——應該，沒有見過兩位姑娘吧？

瑩 珠：我叫瑩珠，她叫雪月，已經在這兒等你們很久了！

根 碩：等我們，在這個深山之內……。

雪 月：瑩珠姊姊算好你們今天一起打獵，所以就在此赤城口等你們。

袁 相：赤城——？（東張西望）這是什麼地方？

瑩 珠：（害羞）什麼地方都不是，是——，我們的家！

雪 月：是我們四個人，不！應該說是我們四個人和一些人的家。

根 碩：可是我們的家——，在山腳下的豐收村呀！

雪 月：只要你們願意在這兒安身，這兒就變成你們的家了！

袁相：（不知所措）可是，這兒好陌生……。

瑩珠：如果二位不嫌棄，先隨我們進城看看，再做決定如何？

雪月：瑩珠姊姊說的是，赤城是個仙鄉桃源，你們進來了，一定就不想離開了！

根碩：仙鄉桃源？人間有——仙鄉？——有桃源？

袁相：二位姑娘那麼誠懇，（被美色誘惑）管它是仙鄉，還是地獄，先去再說——。

根碩：（思索）袁兄既然這麼說，就這麼辦吧！

瑩珠：太好了！二位隨我們來。

（袁相、根碩隨瑩珠、雪月下）

（燈光漸暗至全黑）

## 第二場

• 令人置若仙境的音樂起。

• 音樂漸弱。黑暗中，傳來清脆婉轉的鳥語，猴子的啼鳴和各種山林裏可能出現的聲音。

• 幻燈投射，紗幕上出現一棟棟小巧精緻的彩色糖果屋，散落在長滿野花的青草地上，

花上可見蝴蝶蹁躚飛舞。

• 右舞台仍保留斑駁牆面，左舞台放置幾件大小不同、高低錯置的平台。  
• 各種聲音和幻燈滅，燈光漸明。

（袁相坐在平台上打盹，根碩手持經書，認真的朗讀者）

根碩：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朗讀聲吵醒袁相，袁相醒，伸懶腰，打著呵欠）

袁相：哇！好個午後的飽眠！（看看天色）天氣真好，這兒從來不颳風，不下雪的噢！

根碩：（擱下書本）是呀！清清靜靜，平平和平。不像我們的村子，一天到晚紛紛擾擾。雪月說的沒錯，進來了就不會想離開。

袁相：您——，真的也這麼想……？

根碩：是呀！難道——，袁兄不喜歡這個地方？

袁相：也不是不喜歡，只是——，覺得在這兒生活，好像缺少什麼哩！

根碩：我覺得——，什麼也不缺。而且，重要的是——，我喜歡這兒的城民，他們都是彬彬有禮的君子……。

袁相：君子？

根碩：不是嗎？每個人都深明理義，視人如己。這兒是那麼的祥和，那麼的寧靜。生活在大自

然裏，嬰兒快快活活的生了出來，老人安安樂樂的死去……。

袁相：（不耐）好了，別說了。反正——，我的感覺完全和您不一樣。我覺得——，在這兒真是無聊極了！

根碩：（不可思議）無聊？前個您去桃花溪捕魚，昨個才跟隔壁的老丈下棋，怎麼會無聊呢？

袁相：老是重複做這些事，一點變化，一點刺激也沒有哇！

（慇懃）我說，老弟您想想，是不是有一些東西，咱們豐收村有，而這兒沒有……？

根碩：（思索）咱們豐收村天災人禍，農作老是歉收，這裏沒有哇！

袁相：（氣結）哎呀！我說的不是這個。您——，再想想！

根碩：（思索）咱們豐收村官商勾結，盜匪橫行，這裏也沒有哇！

袁相：哎呀！您——，真是個書呆子。

我說的是——，咱們那兒，一年四季，有春天的花，夏天的樹，秋天的霜，冬天的雪，這兒有沒有？

根碩：（思索）沒有！

這兒四季如春！

袁相：還有——，譬如說——，鬥雞——，這兒有沒有？

根碩：沒有！

這兒的人，不賭的！

袁相：又譬如說——，東村那兩個兄弟，早晚爲家產打架，這兒有沒有？

根碩：沒有！

這兒的人，不爭的！

袁相：再舉一個例子，咱們那兒比武競試，贏了，當個官差，好不威風。這兒有沒有？

根碩：沒有！

這兒不需官的！

好了，您別問下去了。原來您是想回鄉比武，謀求官名……。

袁相：您不是也想參加科舉考試嗎？

根碩：我有這個志向，就是想讓我們那兒，像這兒一樣。既然已經有這兒，就用不著回那兒考

試了嘛！

袁相：說的也是，不過，我還是想——，離開這個地方！

根碩：袁兄那麼堅持的話，您自個兒回去好了！

袁相：（怒氣）嘿！您真不夠意思，讀千百聖賢書，卻放著家中老母不管，自己留在這兒享

樂，像話嘛？

根碩：您不說，我倒真的忘了她老人家。（掌打自己臉頰）我真自私，真不孝……。

袁相：唉！別打了。所以，咱們要趕快離開這個地方！我看這裏的種種好處，都是騙人的，是咱們的老祖先虛構出來的……。

根碩：可是——，我們已經在這兒生活二十來日了，這些好都不假呀！

袁相：反正——，我也說不上來，只覺得這兒不是真實的世界。

根碩：好吧！我跟你回去。不過，要是家母願意來此生活，我會馬上回來……。

袁相：這個——，就隨你吧！

（左顧右盼）咱們老婆不在？

根碩：臨村人家找到夫婿，道賀去了！

袁相：（觀看天色）天色還早，我看她們不會那麼快回來，我們立刻就走吧！

根碩：現在——，偷偷摸摸的離開……，未免不夠光明正大！

袁相：管不了這麼多了，要是她們回來，我們就走不了啦！

（袁相收拾了桌上的弓箭裝備，拉著根碩，神色匆忙的往台後繞了一圈，又回到台前；

瑩珠，雪月上，遇上兩人）

瑩珠：相公！

袁相：（緊張）您——，怎麼會在這兒？

雪月：早料到你們會離開，所以先來這兒等著送行！

根碩：（漸色）雪月！真對不起！其實——，我一點也不想離開，只是惦記家裏的老母親

……。

雪月：這個我明白，您安安心心的回去吧！

瑩珠：赤城是個來去自如的地方，所以，你們可以正當當離開，不必顧忌什麼……。

袁相：（虛心地）沒有想到——，你們居然不怪罪！

（根碩執起雪月的手，深情道別）

根碩：娘子放心，我回去接母親，不出幾天，就會回來與妳團聚！

雪月：雖然您這麼說，可是——，世事難料。這個——，（從手腕脫下一個小巧的囊袋）您帶

在身邊！

（根碩接過囊袋，與袁相準備離去，雪月追上）

雪月：相公！記得——，這個袋子，千萬不能打開……。

根碩：我記住了。娘子保重。

雪月：（揮手）相公也保重了！

（根碩邊走邊望著雪月，依依難捨）

袁相：走吧！

（瑩珠、雪月佇立原地，袁相、根碩慢慢朝右舞台下）

(燈光漸暗至全黑)

### 第三場

• 景同第二場。

• 黑暗中出現呼呼的風聲。

• 幻燈投射，紗幕上出現貧瘠待耕的田野。

• 聲音與幻燈消失。

• 燈亮。

(根碩寡母偕鄰婦王大嬸坐在椅子上，縫製衣服閒磕牙兒。)

根碩母：(安慰) 哎呀！我那個傻兒子終於回家了。

隔壁的袁相找他打獵，呵！一去就是十年哪！

本來以為他們深山迷了路，給老虎山獸吃了，沒有想到，人卻平平安安的回來了。

(放下手裏的衣服，又拿起鞋板縫著鞋子)

王大嬸：(迷惑) 說也奇怪，兩個人去了十年，還是細皮嫩肉的模樣，連一絲皺紋都沒有增加

哩！(好奇) 有沒有帶什麼美容養顏的仙丹給妳？

根碩母：那有什麼仙丹！(瞧另一平台上擺的囊袋) 不就這個袋子而已！等了他十年，頭髮都白



了……。

王大嬸：不是說在山裏討個漂亮又賢慧的媳婦兒，（調侃）這下子有人端洗腳水，我看該您享福囉！

根碩母：享福？我可不這麼想，一去就是十年，定是迷戀媳婦才忘了娘……。

王大嬸：（狐疑）您那個媳婦——，說不定是山裏的狐狸精變的啣！

根碩母：所以啊！說什麼我都不會跟他回什麼赤城來著，（竊笑）等過個三年五載，他慢慢淡了情意，我再央東村的張媒婆說個親去……。

王大嬸：一旦迷戀上了，要淡了情意，我看——，可不是那麼簡單！

根碩母：說的倒是，（凝視囊袋）只是個小袋子，就當成命根子哩！

王大嬸：（取來把玩）這個袋子真別致，裏頭是什麼？

根碩母：（緊張）兒子千叮嚀萬交代，說不能打開的。（得意）不過，前幾天我偷偷摸過，圓滾滾的，像只雞蛋……。

王大嬸：（好奇）打開看一下，有什麼關係！

妳是他的娘，他不敢吭氣的……。

根碩母：（遲疑）不好吧！萬一——，鑄成大錯，可糟了！

王大嬸：（收拾衣服什具）唉！我看妳是讓兒子爬到頭上來了，（鄰婦起）不跟妳這膽小鬼磨菇

了……。

根碩母：（起身挽留）王大嬸，再坐一會嘛！

王大嬸：（使氣）您乖乖聽兒子的話吧！我回家了！

（鄰婦往左舞台下，根碩母持囊袋在原地發愣）

根碩母：（迷惑）裏頭到底是什麼？怎麼打開看一下都不行？

（撫著囊袋揣測）經王大嬸一說，我倒真想看看！

（顧慮）可是——，闖了禍，怎麼收拾才好……？

（掙扎）像王大嬸說的——，我是他娘，他不敢吭聲的！

（矛盾）不行！

（趕緊將袋子放回桌上，別過頭，當做沒有看見）我答應兒子，怎麼樣都不會打開的

……。

（窗口忽然傳來類似寡母的聲音，在劇院裏迴盪著）

迴聲：沒關係，打開看看嘛！

（飾寡母之演員察覺迴聲，神色有點不自然；但，隨即繼續鎮定演著）

根碩母：（警醒）不行！兒子一再囑咐。（堅決）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打開！

（窗口忽又傳出迴聲）

迴聲：不要緊的，快點打開看看！

根碩母：（已經快演不下去了，但仍勉強對著詞）打開，就那麼看一下，應該不礙事的！

（根碩母小心翼翼打開囊袋，那囊袋裏共有五層，每層都狀如美麗蓮花，至第五層時，

根碩背書篋上）

（一隻美麗的小青鳥從囊袋飛出，正好越過根碩的頭頂，飛出舞台）

（根碩放下書篋，拾起空無一物的囊袋望著，似受到莫大的打擊）

根碩：（震怒）我不是說，不能打開嘛！（視線循小青鳥的飛向）

牠飛走了！（緊緊擁囊袋入懷）

小青鳥飛走了，我也回不了赤城，見不著雪月了。

（舞台上因莫名其妙的迴聲而亂了排戲的氣氛，但更怪異的是演員阿毛，仍認真的對著

台詞）

（悲傷）我的小青鳥飛走了！我也再也見不著雪月了！

（窗口再度傳來迴聲）

迴聲：哈！哈！兒子生氣了！

（本劇導演著襯衫、牛仔褲，戴棒球帽，手執劇本，怒氣沖沖的跑上台，四處張望）

導演：（怒吼）停！不要走了。

是誰？給我出來。這戲排得很順嘛！搞什麼嘛！故意搗蛋，是不是？

（劇務上，跟在導演後頭，手持毛巾替導演擦著汗）

劇務：千萬大導演，不要生氣，氣壞身體沒人替。（往演員方向喚著）阿毛！（飾根碩之演員馬上來到劇務面前）你去找找，是不是有閒雜人混了進來！

阿毛：（神色怪異）可是——，青鳥飛走了——，我得趕緊找牠去……。

劇務：喂！（敲了阿毛一記響頭）回回神！你沒有聽見，導演說，不走了，你還在這兒唸唸有詞！廁所啦！後台啦！音控室啦……！不要漏了。

阿毛：（失落）噢！我馬上去。

導演：（靜了氣）算了，大家都累了，今天就排到這裏。

（導演下，演員開始卸下行頭，劇務忙著指揮工作人員將道具搬走）

（空蕩蕩的舞台上，只剩下翻著白紗幕，似搜尋著某物的演員阿毛）

（燈光漸暗至全黑）

#### 第四場

• 場恢復公園景，仍是那株樹木和長椅。左舞台劇院的牆面仍在原處。

• 黑暗中傳來蕭蕭的深秋的風聲。

· 幻燈投射，原本的黃昏景已經被幾顆寥落星子的夜空所取代。  
· 聲止，幻燈滅，藍色箱燈從紗幕透出，是個淒清蕭瑟的秋夜。

（流浪漢依舊半蹲著，讓老婆婆踩在背上，以便攀著洞口看戲）

（老婆婆神色慌張的從流浪漢的背上跌了下來）

老婆婆：（慌張）糟了！糟了！裏頭的人找來了。

流浪漢：（幸災樂禍）我不是一直要您別插嘴嗎？您看，惹禍了吧？

老婆婆：誰教那個男主角的老娘，想打開又不敢打開，婆婆媽媽的，急死人了。

（形容）害得那頭戴帽子，長得圓圓胖胖的男人衝了出來，在上面氣得不得了，像隻跳蚤跳來跳去哩！

流浪漢：那個人一定是導演！

老婆婆：噢！導演是幹什麼的？

流浪漢：我告訴您，導演是整齣戲的靈魂人物，皇帝都沒有他大。

老婆婆：（不解）我看他還活得好好的嘛！怎麼說是個「靈魂」（加重音）人物！

流浪漢：唉！我的意思是說，他的職務很重要就是了。

（流浪漢邊說，腳尖邊跑著，朝洞口張望）

糟了，他們收工了。有人出來了，老婆子，我看您還是趕緊躲起來！

老婆婆：（訝異）爲什麼要躲起來？

流浪漢：（到老婆婆面前，抓著她的雙肩）您又忘了？爲什麼您老是忘東忘西。您搗亂了人家排戲……。

老婆婆：噢！怎麼辦？我不是故意的呀。誰知道我才插個嘴，她就真的打開了，這不能怪我的……。

（慌張兜著圈子）我們應該躲在那裏才好！

流浪漢：您應該說，「我應該躲在那裏才好」；是「我」，不是「我們」，禍是您闖的，搞清楚！

老婆婆：（拍胸脯）一人做事一人當！有什麼了不起！

（阿毛上，失魂落魄，似在搜尋某物）

怎麼辦？是劇院的人，找我的！

流浪漢：要躲也來不及了，快到我背後藏著！（情急之下，流浪漢用雙手牽拉大衣擋著，讓老婆婆躲在流浪漢背後；當阿毛來到面前時，老婆婆的雙手從流浪漢腋下伸出，兩人演起雙簧）

阿毛：請問老人家，有沒有見到……？

流浪漢：（老婆婆的聲音及手部動作）沒有——，我們——，連個鬼影子都沒見到！

阿毛：（掏出煙，銜在嘴裏）奇怪，到那兒去了？

（掏出一根煙，遞給流浪漢，老婆婆的手，揮舞了老半天才接住；但一會兒插進流浪漢的鼻孔，一會兒又差點戳到眼睛，好不容易才塞進嘴裏）

打火機呢？（摸摸口袋，找打火機）

流浪漢：等等！我可能有……。

（老婆婆的手在流浪漢的全身摸來摸去，總算找到一盒火柴，費了好一番工夫，才為阿

毛和流浪漢點上煙）

阿毛：（抽了口煙，蹲了下來，沮喪）按照牠們的習性，應該在這兒才對！

流浪漢：（熱心）不對不對，他們應該藏在對街的柏青哥店，那兒小混混最多了……。

阿毛：（不解）鳥不會打柏青哥噢！（想起什麼）還是您看見，牠被小混混抓走了？

流浪漢：（納悶）鳥……？被小混混抓走？（恍然明白）噢！這麼說——，您不是找人來著？

阿毛：（站起來）我找一隻羽色青翠亮麗，眼睛炯炯有神的小鳥……。

流浪漢：（瞭解）羽色亮麗青翠，眼睛炯炯有神的小鳥……！

（老婆婆鬆了口氣，從流浪漢大衣後面走了出來）

老婆婆：您早說嘛！嚇得我心臟病都快發作了！

阿毛：（驚訝）這人是誰？

流浪漢：（指向劇院）免費看戲，還搗了蛋，以爲你要來抓她哩！可憐哪，迷了路，回不了家

……。

（在阿毛耳畔，悄聲）而且，得了老年癡呆症，什麼都記不得了！

阿毛：（嘆氣）唉！記不得倒好！

（若有所思）如果經歷什麼事，就能忘得一乾二淨，就不會痛苦了！

老婆婆：（辯駁）可是，也不會有回憶的甜蜜和快樂……。

流浪漢：（說教）小伙子，你不知道，人活著，總要記住一些東西嘛！

老婆婆：（附和）是呀！像我——，說過、做過的，嘿！一眨眼就忘得清潔溜溜。很可怕的，整

個腦子，像個蠶繭，裏頭的記憶，一絲一絲的被抽了出來，要還給上帝、菩薩了……。

阿毛：這麼說來，我還是值得慶幸的……。

可是——，在這兒，我活得一點也不快樂！

流浪漢：那麼——，要到那兒你才活得快樂？

阿毛：（回憶）赤城，在那兒最快樂了！

那兒沒有政府，沒有學校，甚至沒有監牢；整個社會只有些零散的家庭，人們的物質生活形式，再儉樸也不過了。可是——，思想卻很高深，有豐富的靈性和情感；人與人之間，總是自由無阻的溝通，就算有差異，也能互相理解，彼此尊重……。



老婆婆：（懷疑）我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小伙子，（附耳低語）我好心告訴  
你，別給那齣戲騙了！

流浪漢：（神往）我倒不這麼認為，如果有這樣的地方——，我還真想去看看！

阿毛：（興奮）真的？您是第一個相信我的人。

只要找到青鳥，我們就可以回到赤城了。

流浪漢：（自言自語）赤城？好熟悉噢！這個名字，我好像在那兒聽過……。

老婆婆：（向觀眾）年輕的，演戲演瘋了；年紀大的也跟著癡傻，真不像話！

阿毛：（梭巡）老先生，您想——，青鳥會在那裏？

流浪漢：（思索）鳥不就喜歡待在樹上嗎？

（目光投向身後那株樹木）說不定就在那兒！

阿毛：（食指擗嘴）噓！我們悄悄到那兒看看！

（流浪漢也擗著嘴，跟著阿毛躡手躡腳走到樹下）

老婆婆：（遲疑）那隻鳥——，真在樹上嗎？

（躡手躡腳跟去了，邊回頭向觀眾）我聞著也是聞著，湊湊熱鬧去！

（阿毛、流浪漢及老婆婆在樹下，努力找尋青鳥的蹤影）

（燈光漸暗至全黑）

## 第五場

• 景與上場同。

• 黑暗中傳來川流的車聲與喇叭聲。

• 幻燈投射黃昏的車流景致。

• 聲止，幻燈滅。

• 燈漸亮

（阿毛和流浪漢坐在椅子上垂頭喪氣，老婆婆則坐在她的舊皮箱上發呆）

阿毛：（失望）青鳥根本不在樹上……。

流浪漢：（洩氣）我看，牠已經飛得遠遠的，再也不回來了！

老婆婆：（感傷）一天又過去了，（幾乎要哭泣）我還在這兒，找不到回家的路……。

阿毛：老婆婆！您別擔心，等一會我排戲，多訂兩個便當。吃過飯，請老先生送您去派出所。

警察會替您在報紙或電視上登個照片，或許您的家人馬上就找來了！

流浪漢：這倒是個好法子！到時候——，（醋意）您就回去享福囉！那像我們，連一根羽毛都見

不著噢！

阿毛：（振作）我想——，青鳥一定還在不遠的地方……。

老婆婆：分明只是一齣戲嘛！（站起來提起箱子）做人——，腦子就要清楚點，不要妄想東妄想西的。（掏出手帕擦拭箱子）像我就實際多了，只想找到回家的路……。

流浪漢：（潑冷水）我看您腦子也壞了！

那個皮箱，比我在垃圾堆裏撿到的還破，還爛，虧您那麼寶貝呢！

老婆婆：（微怒）這個——，您就不瞭解了；（示破洞）雖然破了，舊了，（脫下流浪漢的毛帽，塞進洞裏）還是可以裝很多東西的！

阿毛：咦？我怎麼沒有發現這個皮箱？

流浪漢：（從皮箱抓出帽子，搥一搥，吹吹氣，又戴回頭上）那個箱子丟到垃圾堆，狗都不屑看一眼哩！

老婆婆：（緊抱皮箱）誰說的，就算給一千萬，我都不賣！

阿毛：（注視皮箱的破洞）那麼大的一個洞，鳥可以飛進去吧？

流浪漢：鳥當然飛得進去。

可是，裏頭又暗又悶，誰也待不住！

阿毛：（思索）青鳥不是一隻普通的鳥，雪月送給我的小袋子，不也是一個密閉黑暗的空間嘛！

青鳥總是在這樣的空間裏活著……。

老婆婆：（認同）嗯！戲裏是這麼演的！

流浪漢：可是——，（類似默劇的表演下列動作）我掰——，我踹——，我咬——，無論如何，就是打不開這個頑物！

阿毛：（撫著皮箱）掰不開——，踹不斷——，咬不破——，（類似默劇的表演下列動作）用撬的——，用切的——，用剪的——，我就不信開不了！

老婆婆：（緊張的護著皮箱）這是我的東西，沒有我的同意，誰也不能碰……。

阿毛：（搶奪）讓我試試——，我會賠您一個新的……！

老婆婆：（固執）不要，賠一百個也不行……。

（老婆婆與阿毛分執皮箱兩端，拔河似的，以皮箱為中心點，拉來拉去）

流浪漢：（打圓場）讓小伙子試試，如果青鳥真在裏頭，您可以跟我們一道去赤城……。

老婆婆：（拉著箱子）鬼才相信，有什麼赤城……。

（在不停的拉扯之下，皮箱子突然裂成兩半，一半在老婆婆手裏，另一半在阿毛手裏）

（老婆婆與阿毛大驚，皮箱掉落地）

流浪漢：這下可好了，破了！（翻看）我說的沒錯，根本就是個空箱子，什麼都沒有！

阿毛：（喪氣）青鳥——，沒有在裏頭……？

原來——，一切都是空的……！

老婆婆：（埋怨）都是你們，爲了尋找一個不存在的地方，把我相依爲命的皮箱給弄壞了……。  
流浪漢：（安慰）小伙子會賠您一個新的……。

老婆婆：（埋怨）新的要用多久，才會跟它一個樣子？

（不捨的收拾破裂的皮箱）我迷了路，沒有家可以安身；現在，連這個充滿回憶的老東西都留不住了……。

阿毛：（凝視樹木及破皮箱，四處梭巡）青鳥——，到底在那兒？

（劇務上，似在尋找某人。看到阿毛，歡喜的用手裏的劇本，敲了阿毛一記頭）

劇務：阿毛，你還在這兒玩，排戲了！（勾着阿毛的肩並走）導演說，接昨天的戲，從第四場開始，你在田裏工作，你娘給你送飯去……。

（阿毛失神的被劇務拖往左舞台下）

老婆婆：（追趕）年輕人！壞了我的東西，這麼一走，就了事了？

流浪漢：（拉住）老婆子，算了吧！（扶老婆婆回坐椅子）

留戀這個又破又舊、空空洞洞的東西，不值得啊！

老婆婆：（凝視破箱子）真的只是個——，又破又舊，空空洞洞的東西嗎？

流浪漢：（有所悟）不是嘛？您眷戀不捨的，也不過如此。

（拍拍老婆婆的肩膀安撫）吃點東西之後，我帶您去派出所，找到家比較要緊……。

老婆婆：（點點頭，感激）是嗎？（喃喃自語）找到家比較要緊……？

（舞台上只剩下坐在椅子上的流浪漢和老婆婆）

（燈光漸暗至全黑）

## 第六場

• 右舞台擺著劇院的斑駁牆面。

• 依稀的鳥語傳出。

• 幻燈投射，紗幕上出現一畦一畦的田野。

• 左舞台的背景中，隱約可以見到一個年輕人，持鋤頭耕作的的身影。

• 鳥語聲止，幻燈滅。

• 燈光漸亮。

（根碩寡母上，提著竹籃子，往耕作中的根碩走去）

寡母：（憂愁）唉！這個傻孩子，從我打開那個小袋子之後，一天到晚就記掛著那隻小鳥。

（指向根碩）不是出去找那隻小鳥，就是悶著頭在田裏工作，真教人擔心哪！

（慢慢朝根碩走去）

兒子！歇下工作，吃飯了！

(根碩靜止不動，毫無反應，寡母趨前，拉扯他的衣袖)  
怎麼——，爲了一隻鳥悶氣，難道——，我這個老母親比不上一隻鳥嗎？

(更劇烈的扯著衣袖)不說話，你是死人啊！

(衣袖突然紛紛飄落些皮屑，像是蠶隻蛻下的空殼一般)

(再細細審視，大驚)兒子——，怎麼只剩下一個空殼了……。

(不敢置信，跌坐地上)兒子——，怎麼只剩下一個空殼了……。

(寡母的喃喃語聲中，燈漸暗)

(傳來導演的聲音)

(燈大亮)

導演：很好！收工了。

小陳！（劇務到面前）

(輕聲)便當送來了沒有？

劇務：送來了！（劇務離開，忙著指揮工作人員收拾場地）

導演：（大吼）吃過飯後，七點整，老地方集合，演出前會議，不准缺席，聽到了？

演員：（異口不同聲）到了！

(工作人員搬著道具下，導演、劇務及演員也相繼離開，只剩下一個空蕩蕩的舞台)

(燈光漸暗至全黑)

## 第七場

• 與第五場的公園景同。

• 黑暗中傳來拆、遷、搬、拉佈景道具的聲音。

• 幻燈投射出夜景。

• 幻燈滅。

• 燈漸亮。

(流浪漢和老婆婆仍索然的坐在長椅上，阿毛上，手裏拿兩個便當，一組工作人員抬著損壞平台，從他們面前經過，下，拆、遷、搬、拉佈景道具的聲音停止)

阿毛：這裏有兩個便當，餓了吧！(流浪漢接過便當)

還有——，(過意不去)老婆婆那個皮箱給我弄壞了，(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一千元大鈔，遞給老婆婆)不知道夠不夠？

老婆婆：(推辭)唉！算了吧！不過是個又破又舊的東西。

阿毛：(收回)真不好意思！

噢！我還得開會，不陪你們吃飯了。



老婆婆：你忙你的！

流浪漢：（拉阿毛到一旁）您——，繼續找那隻小青鳥吧？

阿毛：（堅決）那當然，（憧憬）有一天——，我一定會找到牠，然後回赤城去！

流浪漢：（叮嚀）我會一直待在這個公園裏，找到了，記得通知我一聲！不要忘了！

阿毛：好吧！找到了，我們就一起回去。

老婆婆：（打開便當）哇！香噴噴的飯盒，比啃冷麵包實在好多了。你們兩個不吃飯，在那兒噉

噉咕咕什麼？

阿毛：（警醒）噢！沒什麼！

（看看腕表）我得走了，二位老人家保重！

流浪漢：慢走，（舉起便當）謝啦！

（阿毛下，流浪漢回坐椅子，呼呼吃起便當來）

老婆婆：（擦擦嘴）人就是這樣，幾天沒有好好吃一餐，這個便當也變成山珍海味了。

流浪漢：（指著嘴巴）這個洞進去了，（站起來將屁股朝著老婆婆）這個洞出來，不管什麼食

物，對我都沒有兩樣……。

老婆婆：難怪，我看您——，註定是流浪漢的命……。

流浪漢：（假意恭維）是嗎？等您回了家，坐在搖椅上，戴上老花眼鏡，威威風風等著兒子、媳

婦伺候，這就——，好命了！

老婆婆：（懷疑）是嗎？我有那麼幸福？我一點也不記得！

（流浪漢三兩下就扒完了飯，老婆婆仍慢條斯理邊說邊吃著）

流浪漢：哇！（摸摸肚子）總算將我這個老兄填飽了，真舒服（隨手就將骨頭、空便當盒丟在破

皮箱上面，老婆婆怒氣沖沖的擱下便當）

老婆婆：嘿！（將骨頭及空盒倒了出來）您把我的箱子當垃圾桶不成？

流浪漢：（撿起皮箱）您自己說——，不過是個又破又舊的東西嘛！

老婆婆：我這麼說過嗎？

流浪漢：（嘆氣）唉！您的老毛病又犯了。

老婆婆：（懷疑）肯定我說過，是個又破又舊的東西？

流浪漢：（斬釘截鐵）肯定！（看腕表）十四分五十五秒之前。

老婆婆：既然——，（遲疑）我這麼說過，那就——，（爽快）丟了吧！

流浪漢：（讚佩）有志氣！（隨手擲下破皮箱）

（老婆婆嘴裏含著飯，盯著流浪漢的舉動，那神情其實仍戀戀不捨她的舊皮箱）

（掉到地上的破皮箱，竟掉出一張名片來）

老婆婆：（拾起名片）這是——，（端詳）我兒子的名片嘛，您看看！（流浪漢趨近）我的兒

子，（用力唸出）鄭大寶——。

流浪漢：（接過名片端詳）鄭大寶——，（懊惱拍了下額頭）還真的叫大寶來著！

老婆婆：（興奮）我——，終於——，可以——，回家了！

流浪漢：（熱心地）現在，您去椅子上坐好，我來幫您打個電話噢！

（流浪漢從左舞台下）

老婆婆：（歎）這下子可好了，我這把老骨頭有著落了。

（流浪漢從右舞台上）

流浪漢：您媳婦馬上來了！

老婆婆：（期待）我等不及要回家，好好洗個熱水澡呢！

流浪漢：（不捨）這幾天——，還真是委屈您了！

老婆婆：（感激）您千萬不要這麼說，如果沒有遇上您，我還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流浪漢：（微微感傷）這次——，您真的要走了！

老婆婆：（眷戀）這次——，我真的要走了！

流浪漢：（揣想）您走了——，我又是孤伶伶一個人了！

老婆婆：（了悟）這世上，沒有人不孤伶伶的！

（空氣靜默著淡淡要離別的傷懷）

（大媳婦二媳婦上，東張西望，終於看到婆婆了）

大媳婦：（歡喜）阿月！媽在這兒！（二媳婦跟上）

（埋怨）媽！您真糊塗，記憶力不好，就不要亂跑嘛，害我們緊張死了！

二媳婦：（瞪著大媳婦）大嫂，這也不能全怪媽。二寶出差，媽在你們那兒多待個幾天都不行。

不然，才不會自己坐計程車呢！

大媳婦：（回嘴）妳還不是斤斤計較，說媽搞丟的這幾天，要算妳們的份兒！

老婆婆：（生氣）好了，別鬥了！一下子你們那兒，一下子我們這兒。當我是個球啊！踢來踢

去！

（使氣）乾脆——，我不走了！

二媳婦：（安撫）媽！不要生氣嘛！跟我們回去，不然——大哥和二寶會罵死我們！

大媳婦：（低聲）就是嘛，您住我們家，或住他們家，總比在這個小公園流浪好；（悄悄嘀咕）

沒幾天——，（瞄了流浪漢一眼）您——，就跟他沒有兩樣了！

流浪漢：（向觀眾）怎麼批評我起來了，真沒天理，是不？

二媳婦：（攙起老婆婆）這禮拜輪我們家住，跟我回去吧！

老婆婆：（感傷）我不回去，寧願跟這流浪漢要飯去！

（大媳婦、二媳婦緊張得手足無措，只好頤指流浪漢勸告婆婆）

流浪漢：（打圓場）唉！我說——，老婆子！做長輩的，不要爲難子女才好……。  
老婆婆：（沉思）好吧！（望著流浪漢）我就聽您的話，不使性子了。

（站起來，拾起破皮箱）我們走吧！

（大媳婦奪下老婆婆的破皮箱）

大媳婦：（擲下）又破又舊，不要了。教大寶給您買個新的！

老婆婆：（不捨）可是——。

二媳婦：（催促）別耽擱了，二寶已經從公司趕回家等您了。

老婆婆：（邊走邊回頭，望著流浪漢）保重了！再見！

流浪漢：（無力舉起手）再見！

（大媳婦、二媳婦挽著老婆婆，一起往左舞台慢慢走去）

（孤單的流浪漢不捨的目光送老婆婆離開，回到椅子上坐下發愣）

（燈光漸暗至全黑）

## 第八場

• 公園那株原本被秋霜染得紅紅黃黃的大樹，葉片幾近凋零。

• 長椅和劇院牆面仍在原處，之間擺置了一個高大的紙箱。

• 風聲呼呼吹了。

• 幻燈投射，天空是冬初晦暗的午後。

• 風聲止。

• 幻燈滅。

• 燈漸暗。

(導演、劇務從右舞台上，手持劇本，像在討論什麼)

(工作人員撤布景匆匆走過)

(導演、劇務在椅子上坐下)

(劇院和椅子間的紙箱，傳來巨大的打呼聲)

劇務：(納悶)——說也奇怪，這齣戲演完後，誰也找不到他！

導演：(思考)家裏呢？他總有個家吧！

劇務：家裏都報警了，一點下落也沒有。

導演：阿毛——，這小子，戲演得不賴嘛！

雖然——，偶爾太入戲了一點……。

劇務：您看——，小丁怎麼樣？

導演：(猶豫)我覺得，還是阿毛最適合這個角色！

(激動) 一個理想主義的政治犯——，滿懷悲憤到老死哪！

劇務：導演——，我們現在聊的是阿毛——，(複誦) 阿毛——。

導演：(恍然) 噢！對不起！一想到新戲，人就會變成這個樣兒！還是等——，阿毛，回來吧！

(呼聲止，紙箱內一陣騷動，導演、劇務嚇了一跳。但，一看是個流浪漢，又若無其事繼續談話)

(流浪漢從紙箱裏走了出來，伸伸懶腰，打著呵欠)

劇務：(猜想) 等阿毛回來——，太冒險了！

(流浪漢對二人的談話極好奇，不停的在椅子後兜來轉去)

導演：(猜測) 您看——，他不是出國了？

(流浪漢停下脚步，突然插嘴)

流浪漢：(斬釘截鐵) 不是！

(劇務、導演吃了一驚，流浪漢走到台前)

我告訴你們，你們那個演員——，叫什麼阿毛來著——，是吧！他——，肯定找到青鳥，回赤城了！

劇務：這位老兄——，您瘋了。什麼青鳥、赤城，這只是我們的一齣戲嘛！

是他——，（指著導演）寫本子編造出來的，您懂不懂啊？

導演：小陳！不要衝動！我來問問他！

（咳了咳，清清嗓子）我說這位老兄——，您怎麼知道——，阿毛——，他——，回赤城了？

流浪漢：他親口告訴我的啊！（懷疑）可是——，這小子居然不遵守約定。

（搔頭，回想）他答應我——，一塊兒的嘛！

劇務：（站起來）導演，我看他腦筋大概短路了！

不要跟他浪費時間了！我們走吧！

導演：也好！去試試舞台的效果！

（導演、劇務一邊討論，一邊走下）

流浪漢：（微慍）嘿！（走到紙箱前，一腳跨了進去）不相信就算了！

（燈光大亮）

咦？太陽出來了（跨進去的腳，又縮了回來），真難得哇！

（從紙箱拿出老婆婆留下來的破皮箱）

這破皮箱，擋擋風還真管用。（看看天色）可是——，寒流就快來了，得趕緊撿條破被子才行。（在長椅躺下，覆上破皮箱，又打了個呵欠）曬曬太陽，繼續睡個覺真不



錯！

（流浪漢躺在椅子上甜蜜的睡著了，打呼聲又傳出）

（一片枯葉，緩緩從樹上飄了下來，落在流浪漢身上）

（燈光漸暗）

## 尾聲

• 不變的公園場景。

• 鳥鳴聲和跳韻律舞的熱門歌曲起。

• 幻燈投射，旭日初升了。

• 鳥聲及熱門歌曲聲止。

• 幻燈滅。

• 燈光漸亮。

（清潔工甲、乙用心的掃著公園裏的落葉）

（清潔工甲發現流浪漢睡覺的紙箱）

清潔工甲：這些紙箱——，被子——，皮箱——（一一拿出破被子和皮箱），可以清掉吧？

清潔工乙：好久沒有看到他了！不是翹辮子——，（走到樹下）就是另外找到避寒的地方囉！

清潔工甲：（繼續掃著）假如死了，還真可憐哩！冬天——，很快就過去了！  
清潔工乙：（嘀咕）這些葉子好像掃也掃不完似。

不過——，（抬頭望望頭頂上光禿禿的大樹）葉子都快掉光了。

清潔工甲：（看看樹）這棵樹——，枯了吧？

清潔工乙：（審視）是嗎？死了？

（驚奇）噢！您看——，發出嫩芽了！

清潔工甲：（興奮）真的？（不敢置信）春天還遠呢！

清潔工乙：（低頭）是嗎？冬天才剛來……。

（繼續掃著落葉）春天還遠呢……。

（一陣冷冽的冬風颳了過來）

（幾片枯葉飄走了）

（清潔工們趕緊將飄走的枯葉又掃了回來）

（燈光漸暗至全黑）